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獲寶伏邪魔

本性圓明道自通，翻身跳出網羅中。 修成變化非容易，煉就長生豈俗同？
清濁幾番隨運轉，闢開數劫任西東。
逍遙萬億年無計，一點神光永注空。

此詩暗合孫大聖的道妙。他自得了那魔真寶，籠在袖中，喜道：「潑魔苦苦用心拿我，誠所謂水中撈月；老孫若要擒你，就好似火上弄冰。」藏著葫蘆，密密的溜出門外，現了本相，厲聲高叫道：「精怪開門！」傍有小妖道：「你又是甚人，敢來吆喝？」行者道：「快報與你那老潑魔，吾乃行者孫來也。」

那小妖急入裡報道：「大王，門外有個甚麼行者孫來了。」老魔大驚道：「賢弟，不好了，惹動他一窩風了。幌金繩現拴著孫行者，葫蘆裡現裝著行者孫，怎麼又有個甚麼行者孫？想是他幾個兄弟都來了。」二魔道：「兄長放心。我這葫蘆裝下一千人哩，我才裝了行者孫一個，又怕那甚麼行者孫？等我出去看看，一發裝來。」老魔道：「兄弟仔細。」

你看那二魔拿著個假葫蘆，還像前番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走出門高呼道：「你是那裡人氏，敢在此間吆喝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認不得我：

家居花果山，祖貫水簾洞。
只為鬧天宮，多時罷爭競。
如今幸脫災，棄道從僧用。
秉教上雷音，求經歸覺正。
相逢野潑魔，卻把神通弄。
還我大唐僧，上西參佛聖。
兩家罷戰爭，各守平安境。
休惹老孫焦，傷殘老性命。」

那魔道：「你且過來，我不與你相打，但我叫你一聲，你敢應麼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叫我，我就應了；我若叫你，你可應麼？」那魔道：「我叫你，是我有個寶貝葫蘆，可以裝人；你叫我，卻有何物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也有個葫蘆兒。」那魔道：「既有，拿出來我看。」行者就於袖中取出葫蘆道：「潑魔，你看。」幌一幌，復藏在袖中，恐他來搶。

那魔見了，大驚道：「他葫蘆是那裡的？怎麼就與我的一般？縱是一根藤上結的，也有個大小不同，偏正不一，卻怎麼一般無二？」他便正色叫道：「行者孫，你那葫蘆是那裡的？」行者委的不知來歷，接過口來，就問他一句道：「你那葫蘆是那裡的？」那魔不知是個見識，只道是句老實言語，就將根本從頭說出道：「我這葫蘆是混沌初分，天開地闢，有一位太上老祖，解化女媧之名，煉石補天，普救閻浮世界。補到乾宮缺地，見一座崑崙山腳下，有一縷仙藤，上結著這個紫金紅葫蘆，卻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。」大聖聞言，就諷了他口氣道：「我的葫蘆，也是那裡的。」魔頭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大聖道：「自清濁初開，天不滿西北，地不滿東南，太上道祖解化女媧，補完天缺，行至崑崙山下，有根仙藤，藤結有兩個葫蘆。我得一箇是雄的，你那個卻是雌的。」那怪道：「莫說雌雄，但只裝得人的，就是好寶貝。」大聖道：「你也說得是，我就讓你先裝。」

那怪甚喜，急縱身跳將上去，到空中，執著葫蘆，叫一聲：「行者孫。」大聖聽得，卻就不歇氣，連應了八九聲，只是不能裝去。那魔墜將下來，跌腳搥胸道：「天那！只說世情不改變哩，這樣個寶貝，也怕老公，雌見了雄，就不敢裝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且收起，輪到老孫該叫你哩。」急縱筋斗，跳上去，將葫蘆底兒朝天，口兒朝地，照定妖魔，叫聲：「銀角大王。」那怪不敢閉口，只得應了一聲。倏的裝在裡面，被行者貼上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」的帖子。心中暗喜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今日也來試試新了。」

他就按落雲頭，拿著葫蘆，心心念念，只是要救師父，又往蓮花洞口而來。那山上都是些窪踏不平之路，況他又是個圈盤腿，拐呀拐的走著，搖的那葫蘆裡漚漚索索，響聲不絕。你道他怎麼便有響聲？原來孫大聖是熬煉過的身體，急切化他不得；那怪雖也能騰雲駕霧，不過是些法術，大端是凡胎未脫，到於寶貝裡就化了。行者還不當他就化了，笑道：「我兒子啊，不知是撒尿耶，不知是漱口哩？這是老孫幹過的買賣。不等到七八日，化成稀汁，我也不揭蓋來看。忙怎的？有甚要緊？想著我出來的容易，就該千年不看才好。」他拿著葫蘆，說著話，不覺的到了洞口，把那葫蘆搖搖，一發響了。他道：「這個像發課的笛子響，倒好發課。等老孫發一課，看師父甚麼時才得出門。」你看他手裡不住的搖，口裡不住的念道：「周易文王、孔子聖人、桃花女先生、鬼谷子先生。」

那洞裡小妖看見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，行者孫把二大王爺爺裝在葫蘆裡發課哩。」那老魔聞得此言，唬得魂飛魄散，骨軟筋麻，撲的跌倒在地，放聲大哭道：「賢弟呀！我和你私離上界，轉託塵凡，指望同享榮華，永為山洞之主。怎知為這和尚，傷了你的性命，斷吾手足之情。」滿洞群妖，一齊痛哭。

豬八戒吊在梁上，聽得他一家子齊哭，忍不住叫道：「妖精，你且莫哭，等老豬講與你聽。先來的孫行者，次來的者行孫，後來的行者孫，返復三字，都是我師兄一人。他有七□二變化，騰那進來，盜了寶貝，裝了令弟。令弟已是死了，不必這等扛喪。快些兒刷淨鍋灶，辦些香蕈、蘑菇、茶芽、竹筍、豆腐、麵筋、木耳、蔬菜，請我師徒們下來，與你令弟念卷《受生經》。」那老魔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只說豬八戒老實，原來甚不老實！他倒作笑話兒打觀我。」叫：「小妖，且休舉哀，把豬八戒解下來，蒸得稀爛，等我吃飽了，再去拿孫行者報仇。」沙僧埋怨八戒道：「好麼，我說教你莫多話，多話的要先蒸吃哩。」那馱子也盡有幾分悚懼。傍有一小妖道：「大王，豬八戒不好蒸。」八戒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是那位哥哥積陰德的？果是不好蒸。」又有一個妖道：「將他皮剝了，就好蒸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好蒸，好蒸，皮骨雖然粗糙，湯滾就爛，樞戶樞戶。」

正嚷處，只見前門外一個小妖報道：「行者孫又罵上門來了。」那老魔又大驚道：「這斯輕我無人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且把豬八戒照舊吊起，查一查還有幾件寶貝。」管家的小妖道：「洞中還有三件寶貝哩。」老魔問：「是那三件？」管家的道：「還有七星劍、芭蕉扇與淨瓶。」老魔道：「那瓶子不中用；原是叫人，人應了就裝得，轉把個口訣兒教了那孫行者，倒把自家兄弟裝去了。不用他，放在家裡。快將劍與扇子拿來。」那管家的即將兩件寶貝獻與老魔。老魔將芭蕉扇插在後項衣領，把七星劍提在手中，又點起大小群妖有三百多名，都教一個個拈槍弄棒，理索掄刀。這老魔卻頂盔貫甲，罩一領赤焰焰的絲袍。群妖擺出陣去，要拿孫大聖。

那孫大聖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蘆裡面，卻將他緊緊拴扣停當，撒在腰間，手持著金箍棒，準備廝殺。只見那老妖紅旗招展，跳出門來。卻怎生打扮：

頭上盔纓光燄燄，腰間帶束彩霞鮮。
身穿鎧甲龍鱗砌，上罩紅袍烈火然。
圓眼睜開光掣電，鋼鬚飄起亂飛煙。
七星寶劍輕提手，芭蕉扇子半遮肩。
行似流雲離海岳，聲如霹靂震山川。

威風凜凜欺天將，怒帥群妖出洞前。

那老魔急令小妖擺開陣勢，罵道：「你這猴子，分無禮。害我兄弟，傷我手足，著然可恨！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討死的怪物，你一個妖精的性命捨不得。似我師父、師弟，連馬四個生靈，平白的吊在洞裡，我心何忍？情理何甘？快快的送將出來還我，多多貼些盤費，喜喜歡歡打發老孫起身，還饒了你這個老妖的狗命。」那怪那容分說，舉寶劍劈頭就砍；這大聖使鐵棒舉手相迎。這一場在洞門外好殺。咦！

金箍棒與七星劍，對撞霞光如閃電。悠悠冷氣逼人寒，蕩蕩昏雲遮嶺堰。那個皆因手足情，些兒不放鬆；這個只為取經僧，毫釐不容緩。兩家各恨一般仇，二處每懷生怒怨。只殺得天昏地暗鬼神驚，日淡煙濃龍虎戰。這個咬牙剗玉釘，那個怒目飛金焰。一來一往逞英雄，不住翻騰棒與劍。

這老魔與大聖戰經二回，不分勝負。他把那劍梢一指，叫聲：「小妖齊來。」那三百餘精一齊擁上，把行者圍在垓心。好大聖，公然無懼，使一條棒，左衝右撞，後抵前遮。那小妖都有手段，越打越上，一似綿絮纏身，攙腰扯腿，莫肯退後。大聖慌了，即使個身外身法，將左脅下毫毛拔了一把，嚼碎噴去，喝聲叫：「變！」一棍根都變做行者。你看他長的使棒，短的掄拳，再小的沒處下手，抱著孤拐啃筋，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雲散，齊聲喊道：「大王啊，事不諧矣，難矣乎哉！滿地盈山，皆是孫行者了。」被這身外法把群妖打退，止撇得老魔圍困中間，趕得東奔西走，出路無門。

那魔慌了，將左手擎著寶劍，右手伸於項後，取出芭蕉扇子，望東南丙丁火，正對離宮，唵喇的一扇子搨將下來只見那就地上，火光焰焰。原來這般寶貝，平白地搨出火來。那怪物著實無情，一連搨了七八扇子，熯天熯地，烈火飛騰。好火：

那火不是天上火，不是爐中火，也不是山頭火，也不是灶底火，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點靈光火。這扇也不是凡間常有之物，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，乃是自開闢混沌以來產成的真實之物。用此扇，搨此火，煌煌燁燁，就如電掣紅綃；灼灼輝輝，卻似霞飛絳綺。更無一縷青煙，盡是滿山赤焰。只燒得嶺上松翻成火樹，崖前柏變作燈籠。那窩中走獸貪性命，西撞東奔；這林內飛禽惜羽毛，高飛遠舉。這場神火飄空燎，只燒得石爛溪乾遍地紅。

大聖見此惡火，卻也心驚膽顫，道聲：「不好了，我本身可處，毫毛不濟，一落這火中，豈不真如燎毛之易？」將身一抖，遂將毫毛收上身來。只將一根變作假身子，避火逃災。他的真身，捻著避火訣，縱筋斗，跳將上去，脫離了大火之中，逕奔他蓮花洞裡，想著要救師父。急到門前，把雲頭按落，又見那洞門外有百個小妖，都破頭折腳，肉綻皮開。原來都是他分身法打傷了的，都在這裡聲聲喚喚，忍辱而立。大聖見了，按不住惡性兇頑，掄起鐵棒，一路打將進去。可憐把那苦煉人身的功果息，依然是塊舊皮毛。

那大聖打絕了小妖，撞入洞裡，要解師父。又見那內面有火光焰焰，謊得他手慌腳忙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這火從後門口燒起來，老孫卻難救師父也。」正悚懼處，仔細看時，呀！原來不是火光，卻是一道金光。他正了性，往裡視之，乃羊脂玉淨瓶放光，卻自心中歡喜道：「好寶貝耶！那瓶子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，老孫得了，不想那怪又復搜去。今日藏在這裡，原來也放光。」你看他竊了這瓶子，喜喜歡歡，且不救師父，急抽身往洞外而走。才出門，只見那妖魔提著寶劍，拿著扇子，從南而來。孫大聖迴避不及，被那老魔舉劍劈頭就砍。大聖急縱筋斗雲跳將上去，無影無蹤的逃了不題。

卻說那怪到得門口，但見屍橫滿地，就是他手下的群精。慌得仰天長嘆，止不住放聲大哭道：「苦哉！痛哉！」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可恨猿乖馬劣頑，靈胎轉託降塵凡。
只因錯念離天闕，致使忘形落此山。
鴻雁失群情切切，妖兵絕族淚潺潺。
何時孽滿開窟鎖，返本還原上御關？

那老魔慚惶不已，一步一聲，哭入洞內。只見那什物傢火俱在，只落得靜悄悄，沒個人形，悲切切，愈加悽慘。獨自個坐在洞中，躡伏在那石案之上，將寶劍斜倚案邊，把扇子插於肩後，昏昏默默睡著了，這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悶上心來瞌睡多。

話說孫大聖撥轉筋斗雲，佇立山前，想著要救師父，把那淨瓶兒牢扣腰間，逕來洞口打探。見那門開兩扇，靜悄悄的不聞消耗。隨即輕輕移步，潛入裡邊。只見那魔斜倚石案，呼呼睡著。芭蕉扇褪出肩衣，半蓋著腦後；七星劍還斜倚案邊。卻被他輕輕的走上前拔了扇子，急回頭，呼的一聲，跑將出去。原來這扇柄兒刮著那怪的頭髮，早驚醒他。擡頭看時，是孫行者偷了，急慌忙執劍來趕。那大聖早已跳出門前，將扇子撒在腰間，雙手掄開鐵棒，與那魔抵敵。這一場好殺：

惱壞潑妖王，怒發沖冠志。恨不過過來囫圇吞，難解心頭氣。惡口罵猢猻：「你老大將人戲，傷我若干生，還來偷寶貝。這場決不容，定見存亡計。」大聖喝妖魔：「你好不知趣，徒弟要與老孫爭，累卵焉能擊石碎？」寶劍來，鐵棒去，兩家更不留仁義。一翻二復賭輸贏，三轉四回施武藝。蓋為取經僧，靈山參佛位。致令金火不相投，五行撥亂傷和氣；揚威耀武顯神通，走石飛沙弄本事。交鋒漸漸日將晡，魔頭力怯先迴避。

那老魔與大聖戰經三四回，天將晚矣，抵敵不住，敗下陣來；逕往西南上，投奔壓龍洞去不題。

這大聖才按落雲頭，闖入蓮花洞裡，解下唐僧與八戒、沙和尚來。他三人脫得災危，謝了行者，卻問：「妖魔那裡去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二魔已裝在葫蘆裡，想是這會子已化了。大魔才然一陣戰敗，往西南壓龍山去訖。概洞小妖，被老孫分身法打死一半；還有些敗殘回的，又被老孫殺絕。方才得入此處，解放你們。」唐僧謝之不盡道：「徒弟啊，多虧你受了勞苦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誠然勞苦。你們還只是吊著受疼，我老孫再不曾住腳，比急遞鋪的鋪兵還甚，反復裡外，奔波無已。因是偷了他的寶貝，方能平退妖魔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，你把那葫蘆兒拿出來與我們看看。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。」大聖先將淨瓶解下，又將金繩與扇子取出，然後把葫蘆兒拿在手道：「莫看，莫看。他先曾裝了老孫，被老孫漱口，哄得他揭開蓋子，老孫方得走了。我等切莫揭蓋，只怕他也會弄喧走了。」師徒們喜喜歡歡，將他那洞中的米麵菜蔬尋出，燒了鍋灶，安排些素齋吃了。飽餐一頓，安寢洞中，一夜無詞，早又天曉。

卻說那老魔逕投壓龍山，會聚了大小女怪，備言打殺母親，裝了兄弟，絕滅妖兵，偷騙寶貝之事。眾女怪一齊大哭，哀痛多時道：「你等且休悽慘。我身邊還有這口七星劍，欲會汝等女兵，都去壓龍山後，會借外家親戚，斷要拿住那孫行者報仇。」說不了，有門外小妖報道：「大王，山後老舅爺帥領若干兵卒來也。」老魔聞言，急換了縞素孝服，躬身迎接。原來那老舅爺是他母親之弟，名喚狐阿七大王。因聞得峭山的妖兵報道，他姐姐被孫行者打死，假變姐形，盜了外甥寶貝，連日在平頂山拒敵，他即帥本洞妖兵二百餘名，特來助陣，故此先攏姐家問信。才進門，見老魔掛了孝服，二人大哭。哭久，老魔拜下，備言前事。那阿七大王，即命老魔換了孝服，提了寶劍，盡點女妖，合同一處，縱風雲，逕投東北而來。

這大聖卻教沙僧整頓早齋，吃了走路。忽聽得風聲，走出門看，乃是一夥妖兵，自西南上來。行者大驚，急抽身，忙呼八戒道：「兄弟，妖精又請救兵來也。」三藏聞言，驚恐失色道：「徒弟，似此如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放心，放心。把他這寶貝都拿來與我。」大聖將葫蘆、淨瓶繫在腰間，金繩籠於袖內，芭蕉扇插在肩後，雙手掄著鐵棒。教沙僧保守師父，穩坐洞中。著八戒執釘鈿，同出洞外迎敵。

那怪物擺開陣勢，只見當頭的是阿七大王。他生的玉面長鬚，鋼眉刀耳；頭戴金煉盔，身穿鎖子甲，手執方天戟。高聲罵道：「我把你個大膽的潑猴！怎敢這等欺人？偷了寶貝，傷了眷族，殺了妖兵，又敢久占洞府。趕早兒一個個引頸受死，雪我姐家之仇。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夥作死的毛團，不識你孫外公的手段。不要走，領吾一棒。」那怪物側身躲過，使方天戟劈面相迎。兩個

在山頭上一來一往，戰經三四回合，那怪力軟。敗陣回走。行者趕來，卻被老魔接住。又鬥了三合，只見那狐阿七復轉來攻。這壁廂八戒見了，急掣九齒鉞擋住。一個抵一個，戰經多時，不分勝敗，那老魔喝了一聲，眾妖兵一齊圍上。

卻說那三藏坐在蓮花洞裡，聽得喊聲振地，便叫：「沙和尚，你出去看你師兄勝負如何？」沙僧果舉降妖杖出來，喝一聲，撞將出去，打退群妖。阿七見事勢不利，回頭就走；被八戒趕上，照背後一鉞，就築得九點鮮紅往外冒，可憐一靈真性赴前程。急拖來剝了衣服看處，原來也是個狐狸精。

那老魔見傷了他老舅，丟了行者，提起寶劍，就劈八戒；八戒使鉞架住。正賭鬥間，沙僧撞近前來，舉杖便打。那妖抵敵不住，縱風雲，往南逃走。八戒、沙僧緊緊趕來。大聖見了，急縱雲跳在空中，解下淨瓶，罩定老魔，叫聲：「金角大王。」那怪只道是自家敗殘的小妖呼叫，就回頭應了一聲。颼的裝將進去，被行者貼上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」的帖子。只見那七星劍墜落塵埃，也歸了行者。八戒迎著道：「哥哥，寶劍你得了，精怪何在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了了，已裝在我這瓶兒裡也。」沙僧聽說，與八戒分歡喜。

當時通掃淨諸邪，回至洞裡，與三藏報喜道：「山已淨，妖已無矣，請師父上馬走路。」三藏喜不自勝。師徒們吃了早齋，收拾了行李、馬匹，奔西找路。

正行處，猛見路傍閃出一個瞽者，走上前，扯住三藏馬道：「和尚，那裡去？還我寶貝來。」八戒大驚道：「罷了，這是老妖來討寶貝了。」行者仔細觀看，原來是太上李老君，慌得近前施禮道：「老官兒，那裡去？」那老祖急昇玉局寶座，在九霄空裡佇立，叫：「孫行者，還我寶貝。」大聖起到空中道：「甚麼寶貝？」老君道：「葫蘆是我盛丹的，淨瓶是我盛水的，寶劍是我煉魔的，扇子是我搨火的，繩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帶。那兩個怪：一個是我看金爐的童子，一個是我看銀爐的童子。只因他偷了我的寶貝，走下界來，正無覓處，卻是你今拿住，得了功績。」大聖道：「你這老官兒，著實無禮。縱放家屬為邪，該問個鈴束不嚴的罪名。」老君道：「不干我事，不可錯怪了人。此乃海上菩薩問我借了三次，送他在此，託化妖魔，試你師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。」大聖聞言，心中作念道：「這菩薩也老大憊懶。當時解逃老孫，教保唐僧西去取經，我說路途艱澀難行，他曾許我到急難處，親來相救；如今反使精邪搨害。語言不的，該他一世無夫。若不是老官兒親來，我決不與他。既是你這等說，拿去罷。」

那老君收得五件寶貝，揭開葫蘆與淨瓶蓋口，倒出兩股仙氣。用手一指，仍化為金、銀二童子，相隨左右。只見那霞光萬道，唵！

縹緲同歸兜率院，逍遙直上大羅天。

畢竟不知此後又有甚事，孫大聖怎生保護唐僧，幾時得到西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